

回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

○雷 环（2001级人文社科）

我2001年进入中文系学习，2005年进入教育研究所学习，2011年从教育研究院毕业后留校工作。二十多年来，以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视角，经历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不断发展。因为毕业后一直从事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，有机会持续了解学院的动态，也不断回顾和思考人文社科学院的故事。

本科的时候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，清华还有中文系吗？即使是校内的师生，一边骄傲地讲述着清华四大导师、国学研究院的辉煌历史，一边对已经复建有一段时间的人文社科学院仍然非常陌生。

当时的清华，工科有着绝对的优势，文科生在其中确实是小众。但小并不意味着弱，至少在中文系就云集了很多领域的大家。“小而精”一直是清华文科的发展思路。我们是人口大国、教育大国，规模往往是各种事物发展初期最容易被关注的，有了量的积累，再考虑质的提升。但清华文科从一开始就很克制，控制规模，直接把质量放于优先的位置。也许这是清华的文科得以快速发展、形成独特优势的秘诀之一。

因为小，我们的本科课程并不全面，有时甚至需要外请教师，但这却让我们获得了一个“性价比”非常高的本科教育。老师不多，学生也不多，我们班只有十多个同学，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都实现了小班教学。老师们很少有照本宣科的，不

太花时间在学生可以通过自己读书去了解的知识上，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去设计课程，把课堂变成学术讨论会，让我们经历思维 and 研究的训练。

进入本科的第一堂课，是中文系前系主任徐葆耕老师的课。他领着我们到了一教北边的王国维纪念碑。那堂课念的是纪念碑的碑文，讲的是清华国学院的历史，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精神风骨。

本科四年很多课程的考核方式都是一篇小论文，每门课的老师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，帮助我们选择感兴趣的方向，完成研究训练。现在学校各类教育教学改革所努力的目标，我们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受益。

我本科的班叫中外文化综合班，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。其他学校多数都是外文系接受保送生，只有清华创新性地设计出中文和外文交叉融合的模式。我们人在中文系，也上外文系的课，最后按照外文系专业八级的要求毕业。但我们的培养方案并不是两个专业的简单相加，而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综合性课程。

印象最深的是贯穿本科阶段的经典阅读课：我们通读《论语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文字学、文学、训诂学、历史学的内容都融合在里面。甚至我们的数学课，都是专门聘请数学系一位退休的教师给我们单独编写的教材与上课。现在学校很多院系都常常讨论课程体系的重构，我们当

年的培养方式已经把中文和外文的课程进行了整合与重构，学分并没有增加，要求也没有降低，我们仍然算得上合格的毕业生。

在清华学中文，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：很容易被理工科的思维所影响，我们逐渐习惯用公式去推演而不是用语言去表达的环境，感性的思维一定程度上被理性中和。也许我们也在用星星点点的能量同化着这个园子里特别理工科的人。中西融合、古今贯通、文理渗透是清华骨子里就带着的烙印，这些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专业里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我们入学后的很多年里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就像一位母亲，开枝散叶，孕育出很多新的院系。入学第二年，中文系的编辑双学位班变成了新闻与传播学院；2008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；2009年教育研究院成立；国际关系学系、心理学系、

科学史系相继建立。2012年，人文社科学院又一分为二，成立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，“人文社科学院”成为历史。这也是清华从工科院校变成综合性大学的一个缩影。

虽然每个院系仍然很小，但因为院系数量的增加，使得清华文科如今也不再是小众。国立清华大学的辉煌得益于综合性的学科布局，今天的清华也再次因为学科的综合变得更有包容性。

最直观的是文化上的包容，已经很少有人再问清华也有中文系这样的问题。我们本科时的清华大学，满眼望去都是非常典型的“工科男”，现在的校园中，学生的衣着、精神状态、性格特点都越来越多元化，女生比例大大提高。

更深层次的是学校实力的提升，在社会各个领域，都有清华师生奋斗的身影和优秀的故事。近年来，学校越来越强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底气在于学校有一支全能的战队，有实力面对各种难题和挑战。

印象里以前中文系在文北楼的会议室里有一块人文日新的牌匾。清华人把人文日新当作学校的文化传统，这不仅是指人文学院日日新，也不仅是清华文科日日新，更是整个学校的精神和每个清华人的态度。我以自己是清华的文科生自豪，也祝愿从曾经的人文社科学院繁衍出来的各个院系“人文日新”！



2001年9月，“清华人文学术精神”第一课，与任课教师徐葆耕老师在王国维纪念碑前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雷环、余欢、李虹、黄晨、郑婷倩、陈志颖、李彦非、柴欣、龙洋子、尚媛、张舒宁，后排左起：刘洋、金城、杨琦多、江棘、汤丹阳、郑晓博、徐葆耕